

步月篇

YI SHOU
ZHE XIANG

医手遮香

月初明

YUE CHU MING
著

下

重获新生，每一步都绝无退路
她背负了太多的秘密，再没法承受少年郎全无防备的心意和示好
这一场硬仗，她需要个足够强大的盟友……

腾讯文学云起书院全渠道力荐作品
2014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评选·佳作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医手遮香

YI SHOU
ZHE XIANG

步月篇

月初明

著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手遮香. 步月篇 : 全2册 / 月初明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50-9

I. ①医…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0669号

书 名 医手遮香. 步月篇 : 全2册

作 者 月初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颖 唐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唐婷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50-9

定 价 5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11章 莫天安的礼物/001

莫天安弱不胜衣，修长风流，便如春日里最暖最软的那一缕微风一样醉人。

第12章 三封信/029

如果祖父稍许去得晚一些，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

第13章 她的战场/054

尽管这是个年轻的女子，但凭着她有这样一手难得的医技，她就该得到应有的敬重。

第14章 乌鸦笑猪黑/082

“所以大人是想和我说，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我们俩就是一路货色，都不是好东西？”

第15章 云破月来/107

一得一失，一啄一饮，善恶有头终须报。



目录

第16章 渐行渐远/139

去年那个阴冷的冬日，就如同一道深不可见的鸿沟，把他和安怡隔在两边，他虽然用尽了全身力气，却总也跟不上她的步伐。

第17章 人之常情/169

莫五公子，又岂是乐意被人同情的人呢？

第18章 再见/054

“安怡，如果我娶你为正妻，你是不是就满意了？”

第19章 道具/225

环环相扣的一场戏，所有人都是道具，她更是最重要的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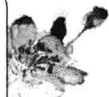
第20章 连环/253

他当然会活着回来，长命百岁地和她过一辈子的。她的秘密再多也没关系，他总能一一解开的。



第11章 莫天安的礼物

Y I S H O U Z H E X I A N G



安怡挑出两张贴子。一张是正六品吏部主事家的，一张是七品大理寺评事家的，这两家，一家的官职是此刻主动递帖子来交好的人中品级最高的，另一家是与田家关系颇深的大理寺一系的，都是必须去的。

“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的面子是要给的。人家好心好意来请，咱们端着不去就招人嫌了。但也不能哪家都去，不然以后要烦死。”安怡把那两张贴子放到一旁，又问安老太，“祖母还觉得哪家好？您只管挑您觉得好的，喜欢的，日后可以常来常往。”和她有目的地与人交往不同，安老太长居此地，需要一两家彼此看得顺眼的邻居来往作伴，官职高低富贵与否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彼此喜欢。

安老太依言又挑出两家顺眼喜欢的，命人前去回话。

此事定好后，祖孙俩就这些日子的事情一一说来，安老太三句话里就要将谢满棠夸赞一回：“真是个好人，原来还以为他这样的人虽然面上和气，心里多半是看不起我们的。对咱们客气不过是因为用得着，没想到这些日子你不在家，他竟是三天两头地使人过来询问，但凡听说有事，立即不声不响地办妥了，让我省了不少心和力。特别是立春前后，我病了一场，想让人送信给你也没法子，多亏得国公府那个叫梁丰的管事跑前跑后地替我请大夫，又将他们府里的好药供着我吃，你才能又见着我。前些日子，你舅爷爷过寿，他居然也让人备了一份礼，真是周到啊。”

安怡倒是不太意外，谢某人就是如此，典型的想吃人家的肉就一定要先把人家喂肥的性子，不为别的，只为吃得香甜不硌牙。他正是想把她养肥了的时候，既然答应过她要替她照顾好安老太，那就一定会说到做到。好吧，谢某人玩的这一招效果还是不错的，不管他起心如何，始终她是得了利，为他所用之时也算是心甘情愿了不少。

安老太说完谢满棠又说起安侯府：“年后，安侯府里来了个管事，那倨傲讨厌的样子哟，说是请我去他们府上赴宴，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没去也没搭理，他还扔了几句难听话。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想起我们来。”

安怡含笑将过年时见着安侯夫人文氏一事缓缓说来，安老太又是得意又是不忿地一拍手，鄙夷道：“我就说么！那老虔婆一家子都是眼睛长在脑袋顶上的，怎会突然想起我们来！原来是这样，太后娘娘真是好人啊，她活该出丑被骂！”又觉得不过瘾，“怎么不寻她

个过错，扇她几耳光，打她几板子？那才叫出气呢！”

安怡失笑：“哪有那么好扇？虽然安侯府败落了，但既然圣上未曾夺爵，那就是还认同当年安老首辅的功绩，也是要防着众口悠悠的意思。太后娘娘无故召老臣寡妻入宫，毫无理由地行尽侮辱之事，那也是不行的。御史们正愁没事做呢。”

安老太深感无趣地撇撇嘴，又双眼放光地看着安怡：“这么说，你现在算是太后娘娘身边的红人了，她不是想请咱们去做客吗？咱们就去呀！”

“祖母，还不到时候。我答应您的事情一直都记在心里，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太后的喜爱就像露珠一样的，谁说得清什么时候就没了呢？爹爹官小位卑，护不住咱们。咱们不急，好么？”安怡晓得老太太谋算的什么，不过是以为可以趁机到安侯府去耀武扬威，出一出从前受过的气。但这算得什么？她是得太后高看一眼，得了皇帝嘉许，也有了些名气，但和这些累世经营的功勋之家比起来，她那点力量根本就渺小得可怜，不知轻重便是送上门去给人羞辱嘲笑，不讲策略更是自取灭亡。

安老太不过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荣宠冲昏了头脑而已，听安怡细细一说就明白了，又想起来：“刘秀才带着他媳妇来过，说是等你回来后，让人去他家里说一声。”

安怡不由笑道：“人家现在已经是六品的工部主事了，又得蔡太师器重，前途不可限量，您还总翻人家的老皇历，小心惹得人家恼了不敬您。咱们在这京里人生地不熟的，须得他多加照顾，您就安生着些吧。”

安老太老眼一翻，道：“他再做了多大的官也还是赖在我们家厚着脸皮混饭吃，分用我们家柴米钱的穷秀才。当年要不是你爹爹勒紧裤腰带接济他，他早就饿死了，更别说进京的时候又厚着脸皮借了我们家仅剩的一点银子！我虽然烦他不要脸，但也没有把他赶出去过不是？他要敢不敬我，我就到处传扬他忘恩负义！看他怎么有脸混！谁还敢和他交往？”

安怡晓得这老太太惯常嘴里说得硬气，实际比谁都更会看风向，也就不把她这话当真，只管使人去给刘家送信，客客气气地说她从宫中回来了，问那位才进门年余的刘太太唐氏什么时候有空，她好前去拜访。消息回来得很快，刘有润当即表示，他明日下署后就带着媳妇和娃娃一起过来拜见安老太。

安老太表面上不当回事，转身却背着安怡吩咐底下的管事婆子好生准备晚饭接待，务必要把客人招呼好了，不许怠慢。安怡见状，心里又踏实了几分，在世情方面，安老太并不算差，有这么个老太太替她打理这些琐事也不错。

次日，刘有润果然带着他新进门一年多的小媳妇唐氏，抱着才出世没多久的胖娃娃，带着四色精心准备的礼物高高兴兴地上了门。安怡给胖娃娃戴上一套紫薇楼出品的金长命锁，给了唐氏一盒养身美容的自制药丸，很快就和唐氏拉近了关系，又和刘有润就朝中有些人事作了交换，算是宾主尽欢。

接着安怡低调谦和客气地把几户邻居一一走到，又陪安老太前去拜访从前的故交亲戚，再往京郊的两个小庄子里走走看看，买人买马备车裁衣裳打首饰，就没一日空闲。但叫她奇怪的是，谢满棠一直没有出现，她在宫中结识的那些贵妇也没有递帖子来请她做客相

交，安侯府同样没有再使人上门。

看来她的声名还不够响亮，在这些人眼里还不够分量。安怡也不太急，等她多往太后宫里走几趟，这些人就会来了。

清晨，一辆牛车咕噜噜地摇着进了金鱼胡同，停在了安家门前，一个七八岁的小沙弥跳下牛车跑上前去敲响了门。

和尚上门总是件稀罕事，好奇的邻里透过门缝往外瞧，只见除了敲门的小沙弥外，另有一个眉清目秀、一脸慈悲的灰袍僧人端坐于牛车之上。

居住在金鱼胡同的多数是官家，不论品级高低，对朝中风向和大事总是比较清楚和关注的，自然听说过这位新近声名鹊起的了然大师——出身岭南豪族，容貌少有，文采斐然，谁都以为他将会前途无量，却不想他在连夺解元、会元之后，即将参加殿试之际突然消失无踪，自此杳无音信。其家族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寻找，却始终不见其踪影，无奈只得作罢。

十年光阴过去，他才又突然出现在京城里，这次却不再是风流才子，而是得道高僧。因其长相清雅俊秀，言谈举止不俗，短短几个月里便在京城中声名鹊起，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命妇贵女，都喜欢听他讲经说法，谈养生之道，论医药之妙，即使是圣上，也曾空闲时召见过他几次，听说相谈甚欢。

现在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安家门前，如何不让人惊奇？众人正在猜测之时，就听小沙弥口齿清晰地同安家守门的老苍头道：“还请老丈通传一下，家师了然，应约前来请小安神医一同出诊。”

大家就都明白了，原来是了然大师是来请安怡一起去给人诊治的。少不得猜测是个什么样的贵人，竟能同时请得这样两位？又觉着，安怡这个小女子果然有些道行。

安怡急匆匆从屋里出来，先对着牛车上的了然大师行了一礼，笑道：“不知大师莅临，有失远迎，大师若是不嫌，还请移步入内，饮上清茶一杯如何？”

了然和尚含笑单掌还礼，温柔笑道：“小安大夫就不必讲究这些虚礼了吧？和尚乘兴而来，乘兴而归，那位施主等着的，咱们这就走？”

安怡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大师请稍候。”命兰嫂取了那只巨大的药箱，再叫新来的车夫套好马车，也不管四周窥探的目光，自随了然和尚一同离开。

了然和尚却不是带着她们往王公贵族聚居的皇城边上走，而是朝着京城外头去，安怡少不得叮嘱兰嫂：“去问问这是要往哪里去。”

少时，小沙弥过来回话道：“家师命小僧回女施主的话，这是要往城外狮子山去。狮子山上的梨花开得正盛，那位施主整个春天都在那里养病，家师也觉得这样的天气里，在那样的地方品茶论医行针看病是件十分美妙的事情。所以不曾与女施主说明便斗胆往前引路了，还请女施主不要怪罪。”

自做主张是该怪罪的，她可以不去，却不能不去。很明显的，现在京城的上层人家都在观望，观望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安神医”和“新兴才女”究竟能火多久，值不值得交

往，值不值得投资，能不能引进自家的宅门。所以她需要这个机会。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安怡默了片刻，见小沙弥还认真地站在车前等她回话，便微笑道：“不怪。”等到小沙弥往前头去了，探手就将药箱拖了过来，从暗格里取出三两样特制的药递给谭嫂：“你还记得怎么使吧？”

“记得。”谭嫂十分紧张地攥紧了小药瓶，小声道，“姑娘，既然不能确定此行是否安然，不如不去了吧？”

“怎能不去？这是天子脚下，我过几日就要入宫面见太后的，他们没那么大的胆子。给你这个不过是为了预防万一。”安怡认真检查着手腕上的特制金镯，确保有危险的时候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她是很安全的，就怕遇着不正常的人和事。

前行一个时辰后，马车停在了京郊著名的风景胜地狮子山下。狮子山因山上有奇石而得名，山上遍植梅、李、杏、桃、梨、桂，每当花季便如人间仙境，山风含香，又有清泉自山石中涌出，清澈甘冽，水质轻浮，乃是泡茶的最佳好水。山下又有温泉泉眼，冬日里赏梅泡温泉都是极美的事。因为有了这么几个好处，京城中人就没有不爱到狮子山游玩赏花品茶的，那权贵之家更是以在此有别院为荣。

这地方安怡熟悉，当初她每年都要往这里跑几趟，早前是和家中姐妹来此赏春游玩，后面是陪着田均来此吟诗作画吹笛写词附庸风雅。她曾以为，她再也看不到狮子山上的梨花开了，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的快。安怡仰起头，微眯了眼眺望着狮子山上如雪一般盖了半山的梨花，唇角露出些许笑意。

“阿弥陀佛。”了然大师漫步走到安怡身旁，轻宣了一声佛号，温柔笑道，“小安姑娘此前可来过此地？”

安怡颌首，与他且行且谈：“大师，我极小的时候自然是来过的，也还大致记得些风景情形，特别是此地的山泉之甘馥清冽长在梦中萦绕。又常见梦里梅花暗香，桃花如火，杏花微雨，梨花如雪。”还有笛声缠绕，目光痴缠，醒来却是寒凉透心，恨不当初。

了然大师拾级而上：“看来贫僧误打误撞，倒是圆了小安姑娘的梦想了。既如此，不如我们步行上山，也好领略春光花海。”

“遵命。”安怡步履轻盈地跟在他身后往山上行去，和他打听这位住在狮子山别院养病的病患身份。

了然大师倒也不瞒她，笑道：“莫侯第五子天安，前几年突然患上奇病，晒不得日光，但凡在日光下多留片刻，必然浑身红肿瘙痒，又有晕厥之症，常常毫无征兆地就晕了过去。贫僧与他诊治了将近五年，从儋州治到京城，始终不见他好转。此番入宫，因见小安姑娘颇有奇方妙招，少不得动了妄念，想请你帮着看一看。如花的少年郎，大好年华却只能藏在家中，岂不可惜？”

安怡心中微动，想起之前众人传说了然和尚乃是莫贵妃的娘家人推荐入宫的，便问道：“这位莫公子，与宫中贵妃娘娘有何关系？”

了然微微一笑，道：“正是贵妃娘娘亲弟。”

狮子山半山腰处，有株两人合围才能抱住的百年老梨树，如雪般的梨花开得满枝满桠，风一吹，花瓣便如同雪飞般纷纷洒洒地落下，飘得漫山遍野都是。

树下有软榻一张，矮几一只，美貌婢女二三人，又有纯黑肥猫一只卧于榻边，身着蜜色丝袍，披散着黑亮长发，肤白唇红的美男一名躺于榻上。

见了然与安怡走近，穿红衣的美貌婢女笑道：“公子，了然大师带着个漂亮小姑娘来了。您还不肯醒么？”

美男慵懒地翻了个身，以手支颐，半眯了眼看向安怡，注目片刻后，微微一笑，柔声道：“你好，小安大夫，三生有幸，才得见你。”笑容举止里说不尽的风流之意。

安怡含笑一福：“莫公子，幸会。”

“二位请坐。没想到传闻中小安大夫竟是如此姿态娴雅、举止高贵的美人。听说你能治好我的病？”莫天安含笑注视着安怡，眼神真诚，夸赞里绝无半点不敬亵渎之意，让人感觉犹如春风扑面般温暖自在。

不同于谢满棠的妖美冷硬，也不同于黄昭的青春飞扬，更不同于了然和尚的天然慈悲，陈知善的纯善温柔，莫天安弱不胜衣，修长风流，便如春日里最暖最软的那一缕微风一样醉人。此刻这张脸上带了天真的微笑，真如枝头上盛放的那一朵梨花般清新风流。

这般美态瞬间看呆了随行的兰嫂与小沙弥，安怡却不过是多看了一眼便自若地收回目光，淡笑道：“未曾诊脉之前不敢夸下海口。”

莫天安见她丝毫不为自己的美貌风流之态所动，稍许诧异，随即又一笑：“既如此，有劳小安大夫了。”

便有黄衣侍女取来手枕垫在莫天安的手腕下，又有绿衣侍女取丝巾覆于莫天安的手腕上，含笑对着安怡毕恭毕敬地盈盈一礼，笑道：“安大夫请。”

安怡眼里浮现出一丝嘲讽之意——男女大防，从来只见女子防男大夫的，可没见过男子要防女大夫的。所以这是把她当成乡下来的、妄想借机攀高枝入豪门的浅薄粗鄙女子了，唯恐她觊觎莫天安的美貌地位，因此诊脉都要用丝帕隔着？这算不算是挑衅打脸，欺辱人？当然算！要不要打回去？当然要！若她连这样一个小小婢女都不能收拾下去，干脆日后都不要在这京城里混了。

安怡正要反击回去，叫这绿衣侍女悔不当初，就听莫天安笑骂道：“放肆！这是把你家公子当成女子戏弄呢！你们平时背着人戏弄我倒也罢了，怎的当着贵客的面还如此轻浮？”

绿衣侍女呆了片刻，目光复杂地看了眼安怡，面红耳赤地匍匐于地对着安怡磕了个响头，轻声道：“奴无状，还请贵客不要与奴计较。”

好严的规矩！好圆滑的手腕！不过她喜欢！安怡从前与这样在主人面前得宠、所谓有头脸的大丫头们接触得太多，最是知道她们那一套不动声色褒贬人的手段。看在这一个响头的面上，她就不下狠手了。安怡看向绿衣侍女，佯作不懂：“姑娘何故要与我赔礼？”

绿衣侍女涨红了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解释？那是当着主人的面赤裸裸地打客人的

脸，不等她说完就会被公子使人拖下去严惩。不解释，那又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怎么都有错。绿衣侍女只得含泪看向红衣侍女，希望好姐妹能替她解围。

安怡却不给她这个机会，见她不说话就笑吟吟地看向了然大师，问道：“大师，这位姑娘不肯答我的话，我愚钝，又是小地方来的，没什么见识，实在弄不懂这打的什么哑谜。还请大师替我解惑。”

了然大师无奈地轻叹了口气，也不知该怎么替她解惑才最妥当。

“吃饱了撑的。她是吃饱了撑的。”莫天安一扫之前的慵懒无力，挥退伏在地上拼命忍泪的绿衣侍女，精神抖擞地看着安怡，饶有兴致地道，“小安大夫你也不必装了，我们都知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的刻薄小气，就不怕人家说你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么？”

安怡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无比认真地道：“莫公子这是在骂我？既然你不乐意，那我就不给你看病了。”

“快拉住她……”莫天安示意红衣侍女和黄衣侍女拉住安怡，起身端正了衣冠，对着安怡深深一揖，含笑道，“下人无礼，是主人的错。我向小安姑娘赔礼道歉，还请小安姑娘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我这遭如何？”

他既然认真，那她便也认真，安怡也端正神色还了他一礼，正色道：“我虽来自穷乡僻壤，行的是医，家中老父也是官小位卑，自小受的家教却是自尊自爱，人敬我，我便敬人，人辱我，我便以牙还之。还请公子不要嫌我傲慢刻薄。”

莫天安垂眸再次细看了安怡一回，大笑出声，向着了然和尚道：“大师当真好眼光！”

了然慈悲一笑，结跏趺坐于梨花树下，并不言语。

午风将树下堆积的梨花吹得满地碎跑，树下静坐冥思苦想的少女人比花娇，莫天安将目光从安怡白瓷般洁净的侧脸上收回来，漫不经心地隔着宽大的丝袍在胳膊上挠了一挠，拼命忍住那奇痒，再无所谓地往榻上一躺，仰头透过老梨树重重叠叠、密密匝匝的枝丫花朵看向湛蓝的天空。

人是极美，极特别的，医术应当也是不错的，但大概也对他这个奇怪的病没什么办法吧？莫天安将手伸向匍匐于身边的黑猫，在黑猫黑亮丰厚的毛皮上轻轻挠了挠，黑猫发出满足舒服的呼噜呼噜声，依恋地往他手边靠了靠。

“有了！”安怡含笑抬头，一双眼睛里满是亮光，“我想起一个法子，或可一试！五珍汤泡浴加服玉锦丸。”多谢吴菁的秘方古籍多，多亏她记忆极佳，野心太大，才能背下了那么多的方子和古籍。尽管不能直接根除莫天安的怪病，却也可以极大地缓解他的不适。和站得太高住得太深的太后不同，只要身患怪病的莫天安从此能自由行走于日光下，他便会成为她的金字招牌。

“五珍汤，玉锦丸，真有用么？你没骗我？”莫天安迅速翻身坐起，直视入安怡的眼里去。那双眼里映衬着蓝天、梨花，别样的亮丽干净，他瞬间信了她，即使是自从他生病以来被太多各式各样的人骗过，他也还是选择相信她，因为他喜欢这双认真的眼睛。人生苦

短，被美人相骗也是一种乐趣所在。

安怡哪里晓得莫天安在想些什么，十分认真地道：“我当然不骗你。有没有用的，莫公子用上些日子就知道了。”眼见了然和尚要凑过来，立即拦住他道，“还请大师恕罪，师父有训，我不能。”

见她不肯透露药方，了然和尚顿时失望不已，随即又悲悯一笑，也不知是在笑他自己看不破红尘，还是在笑什么。

安怡才不去管这留恋红尘的伪高僧在想什么，洋洋洒洒地将方子中最常见的几样药开出来，交代莫天安使人去备，又说自己要回去配药，让他两日后让人来取。

莫天安接过方子，细品了一回安怡的字，含笑道：“小安姑娘的才女之名也不是枉得的，你若肯潜心修炼，五年后必成书法大家。”也不等安怡回答，又道，“我也不问你诊费了，我那里有两盒绝佳上好的古墨，赠与小安姑娘才算是宝马配英雄。”

风流才子们玩的这一套安怡懂得，不就是谈论真金白银太俗气，奉上稀罕的古物才算是真正的尊敬么？不管莫天安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以古墨代替诊金却是表示他把她当成同等相交的人来看待，而非是高高在上。安怡含笑谢过：“等到公子可以于正午烈日之下自在行动时，再将古墨赠与我。”

“最好当众赠你？”莫天安戏谑一笑，意态风流无双。

“那我就先谢过公子了。”安怡嫣然一笑，犹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风情瞬间透骨。

莫天安收了笑容，探究地看向安怡。她知道自己刚才笑得极诱人么？

安怡坦然与之相对，她想，他应该知道，她并非是想要借着当众赠物一事造成她与他暧昧定情的假象，而是想要借着这古墨，让她的神医之名响彻京城。

这个女孩的眼神太认真，她不知道她刚才无意中透出的风情有多诱人。莫天安收回目光，叹道：“你终究是个女孩子。尊师当年名望如日中天，多少人想方设法只求能请她诊一诊脉，但最终她也不过是隐姓埋名、远走边陲，至今不归。”

“天色不早，若无他事，请容我告退。”安怡不置可否，吴菁有吴菁的故事，她有她的故事。

莫天安优雅欠身：“您请。配药所需之物我隔日会使人送上门来。我有意在身，就不送姑娘下山了，还请和尚帮人帮到底，替我送小安姑娘归家。”

了然和尚应了，照旧与安怡一前一后悠然下山：“小安大夫只说替莫五公子治那畏惧日光之症，却不曾提起突然晕厥之症。这是为何？”

安怡除了不肯将那古方与他分享外，其他方面倒是落落大方：“此刻我并不能探出他晕厥之症的原因，得等到他病发之时才能一探究竟。我又有一个推测，兴许这晕厥之症是由这畏惧日光之病引起的。”

“不瞒你说，贫僧也曾如此推测，更替他行过金针探穴之术，却是始终没有好转。”了然和尚见安怡如此坦然，微笑着将自己从前游历时遇到的怪病与应对方式说与她听，安怡也将自己日常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拿出来与他交流。二人且行且说，竟隐然有了几分惺惺相

惜之意。

忽听身后有人吆喝，接着几辆精致香车依次从二人身后驶过，马肥侍卫壮，脂粉名香更是随风扑鼻而来。车中传出欢声笑语，放肆明媚，也不知是哪家的贵女出游。

安怡与了然一同让到道旁，那几辆车却停了下来。一个娇俏侍女自第一辆车中探出头来，娇蛮笑道：“敢问师父可是了然大师？”

了然和尚双手合十，低眉垂眼地道：“阿弥陀佛，贫僧正是了然。”

娇俏侍女微怔，随即飞红了脸，飞快缩回头去，车厢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笑闹声。不多时，笑闹声停止，车帘子再次被掀起来，一个雍容华贵的少女端坐车中，目光从安怡身上一滑而过，巧笑嫣然：“大师可还记得弟子？”

了然和尚平静慈悲地看向少女，温和道：“原来是宝县主。”

见他还记得自己，被称为宝县主的少女顿时羞红了脸，轻声道：“大师这是欲往何处？”

了然和尚坦然道：“邀请小安大夫一同来替莫五公子诊病，这是送小安大夫回去。”

安怡躲避不得，只好上前行礼见过。

“无须多礼。”宝县主看着安怡，眼里多了几分好奇，“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却一直没机会见着。没想到你年纪如此之轻，人才也极好。我见过你写的字，真正的好。比我张姐姐写得还要好。”言罢转身对着身边静坐的少妇撒娇笑道，“张姐姐，我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

那少妇温柔一笑，怜爱地道：“真是傻孩子说傻话，你说的实话，我又如何会生气呢？”言罢目光停在安怡身上，久久不能挪开，真像啊，乍一看时，她还以为那个人回来了，现在总算是看清楚了，不过是身形气韵相像而已。那个人已经化作了一具白骨，哪里能回得来呢？少妇笑得愈加温柔娴雅。

“县主抬爱，民女受之有愧。要论人才，县主这样的天潢贵胄才是人中龙凤，真正让人敬仰。”安怡抬起头来微笑着看向宝县主，目光却越过宝县主，直直落到她身边的少妇身上。

少妇年约二十六七，湖水蓝的春衫，乌亮丰盈的秀发，耳边垂着闪亮的蓝宝石耳坠，鹅蛋脸，长眉，弯月眼，鼻直唇红，姿态娴雅端正，观之可亲。正是那位未婚夫早夭后矢志不嫁，博得绝佳好名声，与安九小姐安安做了好友，借着好友的信任设计将好友拐骗绑入深山活活磋磨而死，再夺了好友的丈夫和嫁妆，十里红妆、风光出嫁，理所当然地成为田大奶奶的张欣。

张欣，你好呀，在我那里当过了知心姐姐，夺去我所有后，现在又另换了个有用的单蠢对象来做知心大姐姐啦？这回，你又想从宝县主的身上得到什么？声名？权势？富贵？

安怡笑得甜如蜜糖，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欣，她正想抽个时间去见一见这位老友呢，老友就在道上等着她了。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张欣被安怡笑得诧异，忍不住道：“小安大夫认得我？”

安怡摇头：“我才入京不久，并不认得夫人，只是觉得夫人观之可亲，就像是早就认得的一般。”

这样俗气的讨好搭讪……张欣笑得和蔼可亲，实则暗自鄙夷。不过是个穷县官的女儿，侥幸凭着一手医术得了太后青眼，便真的以为自己不得了。什么才女，什么字写得好，都不过是仗着太后的宠信而已，一旦被打落尘土之时，就不过是个低贱的靠着行医讨生活的医女而已，什么东西！

安怡真诚地微笑着，很是奇怪自己从前怎么会把这张画皮下暗藏着的不屑和轻蔑看成是真诚与和蔼，自得与傲慢看成是体贴与理解？

“我们正要回城，天色将晚，大师若不嫌弃，不如我们一起回去？”宝县主怀着几分春意，羞涩地看向了然。

了然为难地看向安怡：“小安大夫……”他实在是想借安怡的口回绝这身份尊贵却又天真热情的宝县主，谁知安怡十分善解人意地把他给卖了：“大师请便。人多也蛮热闹的。”

“是啊，是啊，我张姐姐正好有几个佛理上的问题想请大师指点迷津呢。”宝县主顿时对安怡印象大好，差点没露骨地夸赞安怡真是个大好人了。

既然安怡这个初次见面的小小穷医女都懂得凑宝县主的兴头，张欣自然不能落后，她立即出头替宝县主圆了谎：“的确如此。还请大师不吝赐教。”

“女施主请。”了然推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应下，趁众人不注意，有些责备地看了眼安怡。

安怡朝他抱歉一笑，佛不入地狱，谁入？对不起了。谁让宝县主身边坐的人是张欣呢？但凡张欣想要的，她就要去争，但凡张欣在乎的，她就要去抢。她要让张欣从认识安怡的第一刻起，就每一寸肌肤都不舒服，每一次呼吸都不顺畅。

“多谢大师！大师您请！”宝县主的眼睛顿时亮如星子，几辆香车里同时发出一阵低低的欢笑声。

低眸垂首的了然大师坐于牛车之上，慈悲无限地承受着同行少女们的娇羞目光洗礼，耐心温和地回答着她们的的问题。安怡透过车帘缝隙看着外面的一切，唇边浮出一丝微笑。若是换了从前的自己，想必一定不会忍心轻易卖了这么慈悲和气漂亮的和尚吧？自己果然变得心狠手辣了。

一路且行且欢歌，宝县主十分开怀，看安怡这个自上路始就一直躲在自家车里不出声不惹事的小安大夫格外顺眼，觉得这样安静懂事的人真是不多见了，难怪得太后和贵妃会那么喜欢她。遂在入城之后盛情邀请安怡：“小安大夫，后日我们要开诗会，你来吗？”

安怡毫不犹豫地含笑回绝了：“承蒙县主抬爱，后日民女要为一位病人配药。”徐徐图之才是长久之道，她不想以现在的状态突兀地插入到那个圈子里去，她要等着当家做主的夫人们正式慎重地邀请和接待，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走进去。

宝县主很是遗憾：“不能推迟一下吗？我好几个朋友都想认识你呢。”

张欣立即含着笑小声劝宝县主：“县主，约莫是给莫五公子配的药，不好推的。即便不是，治病如救火，小安大夫的药配得迟了，岂不是害了人家？”

这样一说，宝县主就不好再劝安怡，只好遗憾地道：“那就下次吧。”

安怡含笑行礼：“县主慢行。”

张欣看似温柔，实则隐含得意地笑看着安怡，很是满意自己刚才机智得体。也不知为什么，她一看到安怡就本能地觉得危险，不想要安怡靠近宝县主，不想要安怡靠近她的生活。凭直觉她就不喜欢安怡。

为了避免被了然和尚的仰慕者们仇视，导致无意中中枪，安怡很干脆地在城门处与一脸郁色、再也慈悲不起来的了然和尚道了别。

马车平稳地前行，安怡以手撑颌，默默想着心事，忽听兰嫂道：“那不是陈公子么？”

安怡赶紧探头往外瞧去，只见陈知善由陈喜陪着，慢悠悠地转进了前方的箱子街口。安怡赶紧叮嘱车夫跟上去瞧，只见陈知善主仆二人进了小小一间杂货铺子，杂货铺子门前人可罗雀，生意冷清得可以。

兰嫂轻声道：“还以为陈公子是来做大生意的，没想到竟然经营着这么小的一间铺子，看着他是比从前瘦得多了。”

安怡默然不语。自陈知善负气入京后，二人便断了联系。她临行前也不好去问陈家要陈知善的联系地址，又总想着要断就断个干净，故而入京后也没使人去打听他的下落。现在看来，陈知善却似是过得不太好。

眼见伙计似有想出来招揽生意的意思，安怡生怕横生枝节，果断吩咐车夫归家，叮嘱兰嫂：“你记得让人来打听一下，再问问他们是否遇着难处。”但愿陈知善过得不差，不然该管的还是得管。

回到家中，安老太急急忙忙地迎出来：“你总算是回来了！遇着小柳大人了么？”

安怡愕然：“没啊，怎么，他来了？”

安老太压低声音道：“说是谢大人有急事要见你，我说你和了然大师一道去狮子山给人瞧病去了，小柳大人笑得古怪。让你小心点儿呢。这是什么意思呀？”

安怡心里有些鬼火怒，什么意思，不就是谢某人想要召见她而没能见着她，所以又犯毛病想发作了呗。什么人啊，把她当成什么了？想见就要立即见到，不想见就一点影子都没有？安怡将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板着脸道：“没什么意思，大概是谢大人旧疾复发，等着我去救命。”

安老太见她心情严重不好，撇撇嘴自往厨房里去看厨娘安排晚饭，躲得远远的。

安怡生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会生的闷气后，翻出从昌黎带来的特制药箱，小心翼翼地取出几样传承自吴菁的草药，低头替莫天安配起药来。其间安老太几次来催她吃饭都没喊动，只好叮嘱兰嫂等她这里忙完再给她下碗鸡汤面。

安怡忙到将近二更时分才停下来叫人收拾，兰嫂捧了面进来，小声道：“姑娘，谢大人在门外等您。”

安怡埋头吃面，头也不抬地道：“他来干什么？”

兰嫂道：“好像是有什么急事。”

安怡冷笑道：“他的事都是火烧眉毛的急事，就我没急事。我正忙着呢，这药要是停下来就废了，以后想找药材找都找不到，你们谁也不许来打扰我。人命关天的事呢。”

兰嫂为难了又为难，终于痛下决心，豁出去道：“谢大人说，您要是不去就是过河拆桥。过河拆桥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安怡愤恨地将最后一口面咽下，要过茶水漱了口，背起那个又重又大的药箱气哼哼地往外走。安宅后门外的阴影里停着一辆几乎融入夜色的黑色马车，柳七坐在车夫的位子上朝她挤眉弄眼地坏笑：“小安大夫，我家有急诊病人，万望您施以援手，救他一救，在下感激不尽。”

安怡没好气地白了柳七一眼，朝低垂的车帘努努嘴，以目相询，那位在里头？

柳七心照不宣地朝她挤挤眼，替她掀起车帘子，道：“请吧。”眼看兰嫂立在门外不安地似是想跟上来，便朝安怡摇摇头，安怡只好吩咐兰嫂：“看好家，照顾好老太太。”言罢一咬牙，独自钻进了车厢。

车厢里昏沉沉一片，唯有车外挂着的气死风灯透入些许光亮，谢满棠闭目端坐于车中，不大的车厢里满是属于他的气息，洁净温暖，在微寒的春夜里让人格外踏实。要是他的气势别那么压迫人就更好了。安怡犹豫地看向谢满棠身边的空座，难道她得跟他坐在一起？这不太好吧？

不等她拿定主意，马车已经飞速驶动起来，别说站立，就是保持平衡也难。安怡只好稳住身形，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贴着车壁板坐下去，尽量让自己不要碰着谢满棠，尽量保持距离。

正努力保持平衡时，突听谢满棠淡淡道：“我让你坐了么？胆子越来越肥了。”

安怡恨得磨牙，索性将原本只坐了一半的屁股全部挪到座位上去，坐踏实了才体贴地道：“车太小，我怕站不稳冲撞了大人，所以斗胆寻个地儿坐下了。”

谢满棠冷笑道：“进来一不行礼，二不问安，先就记得自己找地方坐了，这还是你体贴我？”

安怡无比诚恳地道：“非是我无礼，而是见着大人正闭目养神，以为您太过劳累，实在不忍心打扰您……”

谢满棠回头，目光炯炯地对上她的眼睛，轻声讥讽道：“还真的是体贴。我还以为你这个圣上认可的淑慧之人，太后跟前的红人，搭上了莫贵妃船的小安大夫，再有一群捧臭脚的人哄着骗着，被个装模作样的妖僧和个风骚花心的病秧子哄着，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呢。”

安怡不由大怒，这么说，他无时无刻不在使人监视着她了？她就不明白了，她一个小

小的女子，值得么？当下皮笑肉不笑，佯作羞涩地讽刺道：“我还以为大人贵人事多，早就忘了我呢，原来大人一直都将我记在心上，这样的小事也记得如此清楚。不知我何德何能，能得大人如此看重？”

谢满棠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几分，不敢相信地盯着安怡看。安怡半垂着头，只管装她的羞涩，要恶心人，谁不会？

谢满棠是何许人？他惯常是以皮厚心黑而闻名的，别说是安怡这样的小女子，即便是比她狠辣几十倍的碰上了他也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难不成他一个男人，被一个女子调戏了还要羞涩不自在吧？怎能输在安怡手里？当下笑了一声，探手过去轻轻捏住安怡的下巴，强迫她看向他，低声道：“原来我对你的心，你都懂。似你这样特别的女子，我如何能轻易忘了？”

他的声音里暗含着他自己都没发现的低沉沙哑，安怡却听出来了，她惊慌失措地看着对面的谢满棠。暗黑模糊、空间狭小的车厢，气势逼人、容貌绝美的青年男子，扑鼻而来的男子气息，以及对面那双幽暗中仍然闪闪发亮的眼睛，还有下巴上灼热的手指，低沉沙哑的嗓音，一切都令人窒息。

安怡有一瞬不能呼吸，她几乎是凭着直觉机械地挥落了谢满棠的手，脸上同时漾起一个灿烂到极致的笑容，声音清冷而干脆：“不知大人待我的心是怎样的心？红的？黑的？还是白的？”

谢满棠就势收回手，往车后壁上一靠，讥笑道：“你就是学医的，能不知道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我是专程看过的，无论罪大恶极之人还是良善之人，心可都是一样的红。你别和我说你不知道。你要是真不知道，今夜我趁便请你参观。”

安怡反讽道：“我竟忘了，大人对这方面可是专家。什么梳洗啊，什么活剖剖心啊，都是最爱的。”这个话题好啊，终于可以让谈话回复到正常的轨迹上了。

谢满棠不自觉地将藏于袖中的手指捋了又捋，淡然道：“你说对了，今夜我便要你发挥你的所长。”

安怡顿时忘了刚才的事，有些紧张地道：“要我做什么？”

谢满棠察觉到安怡的紧张，不由发自内心地一笑：“不做什么，就是让你救个人。”

“谁？”安怡话刚出口就后悔了，她要用他手里的权势替她做事，他则要用她手里的金针和配药特技为他行事，本是一个交易，她只该默不作声地应其所求，救人就救人，不该知道得太多。

果然谢满棠目视前方，不客气地道：“你话多了。”

安怡坦然一笑，低声道：“是，我错了。救人我再不问，杀人时可否容我一问？我不滥杀无辜。”

“看不出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大善人，可惜遇着我这种大恶人，倒是不能让你善名远扬了。”谢满棠敲敲车壁，问车外的柳七，“还有多久？”

柳七回答：“一炷香。”